



- ①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 ②话剧《万水千山》
- ③话剧《东进！东进！》
- ④话剧《原子与爱情》
- ⑤话剧《沧海横流》
- ⑥话剧《决战淮海》
- ⑦话剧《中国1949》
- ⑧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
- ⑨话剧《李大钊》
- ⑩话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
- ⑪话剧《最危险的时候》
- ⑫话剧《洗礼》
- ⑬话剧《桃花谣》
- ⑭话剧《老兵骆驼》
- ⑮话剧《黄土谣》
- ⑯话剧《圣地之光》
- ⑰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 ⑱话剧《生命档案》

军旅话剧的新发展

□刘彦君

60年来，以戏剧创作为职业的总政话剧团这群军人们，肩扛着国家和军队的历史使命，脚踏实地地进行着顽强的拼搏，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几乎是以“一年一戏”的频率和加速度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目。《天边有一簇圣火》《男人兵团》《桃花谣》《老兵骆驼》《黄土谣》《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和《生命档案》等。这些剧目既有军旅话剧优秀传统的丰厚滋养，又充盈着国内外戏剧前沿的成果与信息，从而成为总政话剧团不断进取、稳步向前的标志性形象。

为总政话剧团不断进取、稳步向前的标志性形象。

新视角 军旅题材是总政话剧团戏剧创作一以贯之的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到80年代的《沧海横流》《中国1949》，到90年代的《天边有一簇圣火》《男兵军阵》《老兵骆驼》《桃花谣》，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黄土谣》《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和《生命档案》等作品，追随着我党、我军从延安一路到北京的整个历程，几乎囊括了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要想从这一广博、浩瀚的革命历史和文化资源中撷取新的内容和新的立意，必须借助于新的观察视角和表现视角。总政话剧团新时期以来上演的诸多剧作，都在这方面进

将英雄主义的叙事与戏剧性的故事策略成功叠加，找到将“革命”转化为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的方式，是《男人兵团》构思的巧妙之处。把一个正在准备参赛的连长和前来考核的女考官之间的关系，设计成了一对青年离婚夫妇之间的个性较量，在100多号男子汉与一个女性之间树起了清晰的对比坐标和参照系统，从而使他们互为衬托、互为辉映，从而显示了双向视角的独特。在这种视角的开掘中，不仅仅使男人官兵们内心那种梦寐以求而无处释放的“英雄情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且，女军官张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

《老兵骆驼》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而在于它讲述故事的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军队生活的表层状态，而是一个战士相当个人化的对于军队生活的体验。剧作以拟人化的寓言表达方式，沿着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心灵走向展开，走进一个即将被军队现代化步伐所超越的落伍老兵的心理世界——尽管含有几分苦涩，但仍旧充溢着温馨、纯净与

生命的热情。这些丰富的心理内涵和性格深度，使剧作避免了先验的说教，开辟出一片崭新的感性天地。

《桃花谣》将历史上的皖南事变，编织进了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命运之中。一首“桃花谣”，既是新四军文化教员张沪生与皖南桃花潭桃花姑娘定情的承诺，也是将受伤后失去记忆的桃花从沉默中唤醒，二人最终相认的“信物”。在红红的桃花、红红的情意映衬之下，伴随着二人的相恋、分离、相救、再离别，直至重逢的情感历程，我党、我军的战斗历程也历历在目。随之展现出来的，还有百姓与我军指战员之间用鲜血孕育而成的鱼水深情，以及恋人之间生死相随的浓浓情义。

新方法 在充分发挥创作者个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上，对于叙事结构方式的探讨，是总政话剧团近几年几部作品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圣地之光》《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等剧目的叙事方式，借鉴了国外政论剧的模式，满足了当代观众日趋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圣地之光》的叙事结构成功地运用了多重时空平行与交叉的组合方式，用几段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讲演作为幕间戏，连缀起全剧的架构。而犹如珍珠般串在这条项链上的叙事点，也不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或冲突，事件和行为之间通过时空和场景的转换进行间离，其基本构成元素是许多生活化的情节和细节片段。这种点面结合的结构方式，纷纭复杂而又井然有序，变化多样而又层层推进，不仅使历史的真实感与叙事的戏剧性同时得到了渲染和发挥，而且带给它以时空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开放性。

时空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开放性。政论剧的定位使《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显得不同凡响。国家意志、政治关系和群体命运在这种结构设计中被高高地托举出来。沿着这一思路，剧作牵出了一幕幕重大历史时刻的缩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指挥现场，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内容，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这些细节片段的连接，不再呈现为那种因果相连、层层递进式的单线形状，而更像是一个并列、开放、发散着的多元网络。既在点睛之笔，又在整体气势。既展示了时代的

《生命档案》中，创作者收起了全知全能的视角，把话语

权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位角色，由这些角色替代作者站到前台，以第一人称直接交流的方式，传递着他们对英雄的阐释。这种多维度视角平行并置的叙事方式，丰富了形象内涵，扩展了剧作的容量，为这部英模剧带来了新气象。它使英模形象呈现为一种无限开放的状态，并尽可能地为我们设置了多条通道，让我们带着自身的人生体验，沿着这些通道走进他的世界。

新内涵 在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尝试中完成蝉蜕的，不仅是剧目的样式与风格，还有作品中人物的内涵。“好战士”向“好人”的转化，应是这种内涵的核心所在。

“好人”的转化，应是这种内核的核心所在。《天边有一簇圣火》在塑造当代军人形象时，向着“好人”形象靠拢。主要人物蓝禾儿的内心设计，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保卫边防、扎根边防”的豪言壮语上，而是将他的个人价值实现——想当副连长，以及家属随军的实际利益诉求开掘出来，使他的行动动机更加符合现实和心理的逻辑，从而更容易为观众所认同和接受。

《男人兵团》中最光彩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女上尉作训参谋张扬。这一形象对我们来说，意义不仅仅在于她所具有的那些超乎男性官兵之上的有关现代战争的科技知识，更重要的，是横亘在这一切后面的她那颇具现代感的个性魅力。张扬的身上，充满了大写的“人”的血肉与神采。

因为他是经历了皖南事变的英雄，还因为这个形象包含了颇为浓厚的超出了军事性范围的人类基本情感。他与桃花恋爱、交往中洋溢着的生命热情，伴随着他南征北战中对恋人的牵挂、等待、寻找等心灵旅程，以及最终用二人爱情的信物——那首“桃花谣”将爱人从失忆状态唤醒的真诚与执著，都以其更加宽广的精神覆盖面和感性穿透力，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60年的剧目繁花似锦。仅仅上述几部就已让隔岸观景的我们内心波澜壮阔了。新视角、新方法、新内涵昭示着创作者的思想发现与审美发现，也昭示着他们的敬业态度和革新精神。而这些，正是总政话剧团在60年里所彰显出来的总体形象。时光继续，我们对总政话剧团剧目的追随与欣赏也将继续，伴随着这个团队的铿锵脚步，伴随着他们对时代制高点的努力攀登。

在我个人的观剧经历中，有无数个夜晚是在总政话剧团的八一剧场度过的。由于身处文化机关、职责所系，每每都是抱着虔诚敬畏之心去观摩它每一部新鲜出炉的剧作的，因而常常在期待中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在那里观摩过的一部部新戏，至今仍令人回味难以忘怀。以八一剧场为窗口的总政话剧团，在经过一次次精简整编的风雨洗礼之后，全军众多有着光荣历史的话剧团体纷纷成为往事，作为部队硕果仅存的话剧团，既显得分外的寂寥，更担当起了沉重的责任。我们的内心不免时时于复杂之中升腾起一缕由衷的欣慰，这块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金字招牌，仍然被戏剧家们高高地托举着，依旧是那样的光芒四射、引人瞩目。

□ 汪守德

60年正好与我同龄，当我还刚刚呱呱坠地，继尔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这个注定要对中国剧坛产生深远影响的剧团，已经开始了山呼海啸、风光无限的扬帆远航了。60年的时光仿佛倏然而逝，当我们60年之后在八一剧场又一次相遇的时候，我已经有点老了，而这个团体却可谓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且容光焕发依然年轻。哪怕是随意地对其收成作一番粗略地盘点，即可看到一长串名作的清单、数不清的闪亮奖牌和明星大腕的壮观阵容，以及种种令人仰望的功业与事迹，内心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和赞佩。于是我们不免要追问和探究这样一个问题，走过60度春秋的总政话剧团，是怎样书写自己的历史，又是怎样攀登艺术高峰而成就戏剧艺术的辉煌，从而让我们看到其戏剧艺术如此壮伟的景观的？也许，总政话剧团所有的辉煌都可以归结于一个关键词：创造。

在很长的时间里,总政话剧团在全军都是占据排头位置的话剧团体,站在了一种视野开阔、目光深远的高处。因此强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与质量意识,既是其无可推脱的使命,也是其一以贯之的传统。这突出地体现在对革命历史等重大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上,不只是其义不容辞的明确要求,也表现为一种责无旁贷的高度自觉,更反映出能实现完美艺术创造、达到高标准的非凡能力。这使其在题材的选择中,涉足历史生活的宽广空间,遭遇罕见的创作难度,但运斤成风的戏剧艺术家们,更是凭借极高的政治热情与责任,将难啃的政治历史题材转化为赏心悦目的戏剧艺术佳作。如《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井冈山》《朱德军长》《首战平型关》《东进!东进!》《转战陕北》《决战淮海》《中国1949》《李大钊》《最危险的时候》《圣地之光》《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桃花谣》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即是其最好的明证。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并不隐瞒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艺术主张,而这也十分突出地,并且是竭尽全力地达到应有的、甚至是始料不及的历史深度,创造出令人惊异的艺术情境,使推出的剧作常常包含着厚重的政治分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新颖的艺术体验,不断奉献给社会与军队的,是与其自身名称相称的精品与经典。不仅有力深化与刷新观众对于革命历史的认识与印象,更使其含蕴紧扣现实、且旨趣深远的当代性意义。

深深地植根于军营和社会生活的土壤,进行或实现接地气、通血脉的创作是总政话剧团的创作要务,也是其作品获得鲜活生命力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团里的编剧、导演、演员,还是其他相关专业的人员,无不将服务部队视为神圣的天职,全军的很多部队都留下了他们热情活跃的身影。他们在深入生活、融入官兵的过程中,贪婪地汲取营养,努力地加油充电,使自己的身心与部队保持着最近的距离。有时又定点进行专题性的采访,致力于挖一口生活的深井,汲取灵感、激发才华。火热的军旅生活、鲜活的时代内容,不仅使他们获得了创造的动力与激情,也使他们在贴近现实、把握主题、塑造人物、确保质量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底数,更使他们的创作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时代性和前沿性特征,并且翘楚于众多的戏剧同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天边有一簇圣火》《冰山情》《洗礼》《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老兵骆驼》《零号防空洞》《黄土谣》《生命档案》《生命宣言》等戏剧佳作,以及《纠察》《全都忙》《歪打正着》《对手》《红色珍宝》《紧急后送》《坑道深处》《黄昏的出租车》《村晚直播》等许多小品之中,聆听到军旅生活的铿锵旋律,闻见戏剧艺术的迷人芳香。

总政话剧团不同于一般的戏剧团体，其所面对和遵从的是超高的政治与艺术要求，因此从题材的选择与论证开始，就进入极为艰苦的沙里淘金的过程。好的选题不是等在那里的，而是像雾一样弥漫于生活之中，像矿一样存储于纵横交错的历史与生活河床，是需要创作者具备敏锐强大的眼力、见识与胆魄去勘探、识别与开掘的。犀利的慧眼与艺术的自信，是实现艺术跨越的前提与保证，而这又正是诸多长袖善舞的顶级戏剧家所具有的基本素质。选题确定之后的跋涉，有时是容许精磨细研的，让其按照艺术的规律，屏气凝神地将之雕琢成珠圆玉润、巧夺天工的精品；有时则是短促突击的，时效性的要求常常使其没有从容的时间去打磨。但快速应急推出的却并不是艺术上苟且敷衍的应景之作，即使时间催促之下的产品，也必须是对得起总政话剧团这个金字招牌的上品。因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的创作，都必须经过煞费苦心的熬制与锤炼，必须是开足马力、永无止境的艺术深加工。剧作初始时婴儿般的孱弱，常常被焕然一新、脱胎换骨的优良品质所取代，在洒满艰辛的汗水与成功的欢笑的艺术之路上，那一块块原本貌不惊人的浑金璞玉，纷纷出落成天姿国色而令人惊艳。

这也使得每部戏的诞生都得经过极高炉温的无情烘烤与检验。那些被认定为真正好的剧作，被精心地呵护与打磨，使其日臻完美精良备至；而那些前景不明、一般化的次品，则被果断地淘汰和中止，使拿出手的都是响当当、具备经典范儿的精品。这就形成了总政话剧团在观者与同道眼中的整体印象：质高品优的档次，大气沉稳的风格，高山仰止的气度。当然有一条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即这样一个名闻遐迩的团体，竟能那样的虚怀若谷、兼收并蓄。创作的过程也伴随着对各方意见的广泛听取，对他人之长的充分吸纳，令很多同行都愿意将其引为知己，在某种强大的气场中，共同分享创造的快乐，向其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海纳百川的结果便是众星捧月这种盛况的呈现，使总政话剧团的历史始终处在动态创造性的艺术过程之中。在其创作中自觉实现的现实与历史的结合，政治与艺术的结合，思想与魅力的结合，使自身成为话剧艺术的探路者，不断地书写自己的光荣与辉煌。我们愿意记住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剧作，同样愿意记住如陈其通、傅铎、丁里、李吟谱、鲁威、李维新、所云平、蓝马、黄凯、汪遵熹、郑振环、郑邦玉、王朝柱、刘星、吴然、林达信、王寿仁、黄冠余、牟云、张梦棣、李文启、翟万臣、王海鸰、孟冰、王宏、宫晓东、燕燕、魏积安、郭达、王丽云、刘劲、孙涛、程晓玲、李宝群、孙东风、肖力、梅丽萍、潘军、薛勇、徐晓青、秦方、刘大为、郭笑、柳扬等这样一些响亮又亲切的名字，是一代代戏剧艺术家倾尽心血的辛勤耕耘，使总政话剧团成为一个名家与经典的孵化器，成为永远追求和创造一流、实现戏剧理想的寻梦和圆梦的梦工厂。